

已錄

# 今日評論

第二卷 第二十二期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目次

歐人外交的舌肉(山)

蘇倭將領談判(迅)

國聯開會問題(予)

憲政問答

國際現局與我國抗戰

論公務員服務法

他賣了他的松樹

羅文幹

燕樹棠

靳文翰

祖文

民國二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出版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敵人外交的苦悶

阿部內閣成立之時，即明言以解決「中國事件」為新朝主要政策；解決的辦法就是一方面以全力應付戰局以求速決，另一方面，運用外交的策略，修好於美、英、俄諸國，希望美、英、俄諸國能堅其計中，對於中日戰事置身局外，聽其為所欲為。這兩個月來東京方面外交的活動都是以這個局勢為目的。近日美日會談，英日談判，蘇日談判的風傳甚盛也是根源於此。然而針對着這種種的風傳，和敵人的希望，美、英、蘇的態度都不見得有親日的傾向，所謂美日，英日，蘇日各談判更不見果能達日人所期待的結果。

在美、英、蘇三國中，美國的態度最堅決而坦白，本月四日美駐日大使格魯與野村的會見，雖為非正式之性質，而各方面俱認為調整美日關係之初步會話。在這次會談中，格魯大使會徹底說明美對於日之態度，其大意與其昨日美協會發表之演說（十月十九日）大體相同，而特提出數點喚起日本之注意：（一）若美日關係再不好轉，則更有惡化之可能。（二）美國會將於明年一月開會，若屆時兩國間之關係已趨惡化，則國會通過封鎖日本議案之可能。（三）日本應即在消極方面及積極方面均有所表示。消極方面，應即停止反美運動；積極方面應對改善美日關係有具體表現。本月七日華盛頓的電訊亦稱，美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畢特門對新聞界有云：美政府為制止日本在中國之日佔領區採取反美行動起見，明年一月開會時，或將通過對日實施經濟壓力之決議，或由國會授權總統，對主要軍需品及原料停止對日輸出。在遠東目前狀況之下，日美成立新商約殊不可能。國會如將對日之議案通過，日美關係將大有裨益。雖格魯與畢特門俱以制止日本在華之日佔領區反美行動為題，而其針鋒所對自是日二年來侵略的行爲，與所謂「東亞新秩序」。美國的立場既然是如是坦白堅決，而其意見又絕不是日軍閥所能容忍

者，則美日關係的調整豈是易易。

英日關係，自天津問題談判擱淺後，一直是冷淡得很。日人很想藉歐戰的機會，脅迫英國承認其東亞大陸的特殊地位，所以最近日方會表示希望續開談判，仍藉天津問題為擴大要求條件的階梯。日來倫敦方面消息，雖谷正之與克萊琪一度接洽，因雙方意見相去甚遠，談判續開已無望。且津英界封鎖之未解除，滬西區警權的爭奪，都是給英國以不斷的刺戟。英國，在正有事于歐陸的時候，當然不利于在東方加一個敵人。（這就是歐戰初起，英日諒解謠言之由來，與日本以為可以用為脅制英國的工具），如果蘇聯果然加入德國，對英宣戰，則為維持其遠東利益計，英國也許會忍痛對日屈服。然而近來國際局面似已較為明朗化，蘇聯雖然以經濟實力資助德國，而不至加入德國，美國則顯然願意，替英國負起看守太平洋的責任，而日本絕不敢冒昧對英國開戰。在這些情形之下，英國又何必向日本屈服。我們以為此後英國對遠東的政策不應有很大的變更，而對日的態度還是消極抵抗，以待歐局的解決。

蘇日蒙邊作戰協定確與日本以若干的希望。日前蘇駐日大使到任時，蘇日談判之說甚為盛傳。日本當然希望能與蘇俄締結一個類似德蘇協定的盟約，以便其專致力於中國的戰事。這個希望更不易實現。蘇聯東方的強敵當然是日本。日本果然霸佔東亞大陸，蘇聯豈有安寧之日。故蘇聯之援助中國，即就其本身利害而言，亦實無旁貸。蘇聯以武力助我的希望是個幻想，而蘇聯袖手旁觀的憂慮也不合于現實。蘇聯對於遠東戰事的策略還是一貫的：本身不要加入戰團，而以相當的軍械實力供給中國繼續抗戰，以削弱日本的力量。即使蘇日果然締約一個不侵犯的協定，這個政策也不見得會修改。

美、英、蘇三國各有她的立場和政策。國際的形勢並沒變到使她們必須

更改她們政策的地步，東京儘管運用他們的外交手腕，其結果還是徒勞無功。  
（山）

### 蘇倭將開談判

蘇倭自簽訂諾蒙坎停戰協定後，復進行劃界談判，解決兩國間邊境糾紛，但以雙方意見遲延，陷於停頓。其後傳說將移東京舉行，未能證實。十月三十一日蘇俄人民委員會主席兼外交委員長在蘇聯最高蘇維埃會議席上演說，論及蘇日關係，謂蘇日「雙方若能出以善意，則劃界談判自可產生良好效果，且有舉行商務談判之可能」。根據今（十一月七日）報載：蘇聯新任駐日大使史梅丹齊借隨員及眷屬於六日晨抵東京，倭外務省發言人謂倭政府擬同時在莫斯科及東京談判各項問題，包括經濟問題在內，果爾，則蘇倭即將開始談判，至值我人注意。

所謂「將談判各項問題」，到底是指那些問題而言，現雖未便預測。但依常識判斷，蘇俄的目的當不外邊境問題及莫洛托夫所表示的商務談判。倭國的期望恐不止此，據敵報對於莫洛托夫演說之批評，謂商務妥協不能謂為徹底改善日蘇關係，必須蘇聯撤除在華權益，方能改善云云。目前阿部內閣的外交政策，力求與列強妥協，以期對華戰事早日解決，所以關於對華問題，或將提出若干要求，亦在意料之中。但我人深信關於邊境問題，日本如不作干與蘇俄遠東駐軍之非分要求，或有妥協可能，因為日本的不敢對俄挑釁和蘇俄的不願對日作戰，同是妥協的要素。關於商務經濟談判，對於經濟窘困原料缺乏的蘇日，當然是利多弊少，不過蘇俄是否不提出他種要求，很是疑問，所以談判前途恐不能順利進行，至于牽制對華問題之要求，蘇俄必嚴加拒絕，鑒於諾蒙坎停戰協定係蘇俄之權權授華，可知日寇之詭謀決無遂行之可能。

綜上以觀，蘇倭會談對於我國的抗戰前途，決無絲毫影響，關於邊境問題，蘇倭即使有妥協可能，但一紙文書能使關東軍安心撤退三十萬邊境防軍麼？蘇倭商務談判如若成功，無異助敵資源，對華固不利，對俄亦未嘗不增加威脅，銳敏之蘇俄當局諒計不出此。至於蘇俄之援我抗日為年來一貫之政

策，反對帝國主義之略戰爭更為共產蘇維埃之信守原則。共產國際於蘇聯革命廿二週年紀念前夕（六日）發表宣言，其中對蘇日兩年餘來侵略中國之罪惡，力加抨擊。所以我們相信凡不利於中國抗戰之暴日要求，蘇聯決無允許討論之理。

而且無論就蘇倭兩國的思想，國策及利害言，決無根本妥協可能，蘇倭談判即使對於不重要之枝節問題，能獲相當諒解，也不過是暫時的權宜之計而已，蘇倭遠東衝突性決不能因此而解除的。（迅）

### 國聯開會問題

據倫敦上月三十一日合衆電，國聯行政院定十二月三日開會，國聯大會則定同月四日召開。據稱本屆會議主要工作，僅限於通過下年度預算案，而對於歐洲戰事決不涉及。但本月四日忽有日內瓦電訊，據稱國聯變於目前情勢特殊，常會討論問題，恐將牽涉過遠，乃決定暫不召開。又據七日電訊，據國聯人士稱，此次會議或可如期召開，但無政治議題，其討論主題，厥為國聯財政預算案，及選舉海牙法庭案。

本屆國聯常會，縱然定期召開，其困難不一而足。依一般觀察，在諸席上如何應付蘇聯與意大利，是最大之難題。波蘭淪亡後，英法堅決承認其存在，此為蘇聯所不贊同。波蘭倘參加國聯大會，英法與蘇聯必因此而引起爭執，致陷會議於僵局。其次，意國之吞併阿比西尼亞，英法業已承認，但阿國現仍為國聯會員國之一，倘允許其參加大會，則將開罪了中立的意國，此又是英法所不願為。此外一般人又揣測，「各會員國中之守中立者，均不願因國聯之機構，而捲入漩渦」，是本屆國聯考慮開會的主要理由。我們亦作如是觀。現在各中立國都認識國聯是英法支持下的政治機構，此時英法正在對德作戰，果決召開國聯常會，其在外交上必作於已有利的活動，但從各中立國看來，在會場上縱能審慎持重，終久亦難逃瓜季之嫌。大國如蘇如意，處境較優，尚能進退自如；但其他歐洲小國，則正在惴惴自危，惟恐捲入漩渦，參加國聯大會，自然有所戒心。

自歐戰爆發後，在戰雲籠罩下的日內瓦，殆已入於半生不死的狀態之中。許多人以為國聯就此壽終正寢；但我們不以為然。英法現對德作戰，其用意本在予破壞和平機構的禍首，以嚴厲的懲罰。德國屈服就範了，其他諸國者莫敢放肆也。在現勢下擁護國聯的國家，尚不在少數，如果國聯不因一二國

## 憲政問答

客問：何謂憲政？

答曰：憲政者。國政之組織法也。一國之內，其行政有一定之組織。用人不得專在上者之好惡，興革不得任在上者之喜怒。其立法有一定之組織。法求其能守，而法之能守與否，非一人之事。舉國上下，皆負其責。故國人皆曰可。然後法乃可行；國人皆曰不可，即有法亦成具文。更甚者，惡法有時可以致國家於亂。司法亦有一定之組織。冤獄平反，曲直公辦。則人民之權利義務所有保障。上下相安，人無怨忿，否則智者詐愚，強者凌弱。是故憲法者，國法也。萬事皆歸於一，百度皆準於法，不任術不任勢之謂也。國法不可失因，詔非一人也。英法語稱憲政曰（Constitution）源於拉丁（Constitutio）英譯齊整之意。（Setting in order）其動字Constituere英譯樹立堅強之意。（Establish firmly）故英語稱身體健康，亦曰（Constitution）故一國之有無憲政，亦猶人之有無健康也。

客問：施行憲政，與人民之程度究有無關係？

答曰：此語吾少時曾聞之。清末，革命保皇兩黨，皆以內憂外患，思有所以改革圖強。革命黨主從根本入手，推翻異族，然後變政。保皇黨主從枝節補救，倡言黨政。豈料滿清兩者皆非所願，對革命黨則治以極刑，對憲政派則譽之民智未足。及吾壯歲，辛亥革命，國會召集，議員無恥。袁世凱又借民智未足之名，解散國會，陰謀借國。此十年間，北伐告成，以黨治國，又聞民智未足，只宜訓政之說。卅年來，自清末以至於今，千篇一律，民智

武者之攻擊而天折，則必定因多數愛好和平者之保衛而存在；所以在歐戰期間，英法既以實力抗德，掃除國聯的障礙，而其他會員國亦似應努力勞勩，使國聯由另一種形態而轉生。國聯是上次歐戰的產物，而這次歐戰當是改造國聯的大時機。（予）

羅文幹

不足。異其然乎？抑別有用心乎？吾嘗讀英法歷史矣。英國占士一世，推測憲政，廢行專制，會痛痛快快曰。我專政之權，天賦者也，（Divine Right）戈林威爾實行獨裁，頒布政府綱領（Instrument of Government）老實不客氣自稱，護國至尊（Lord Protector）。法國路易十四亦毫不虛偽曰：我即國家。（L'etat cest moi）拿破倫公然自稱皇帝。憲政果善乎？獨裁果惡乎？此是一事。西洋人真小人乎？我偽君子乎？此又是一事。大抵古今中外。獨裁宜於處變，憲政宜於處常。我國執政者，其環境或與占士一世路易十四克林威爾拿破倫相同；其志趣更或相合。惜無彼四民之膽，欲揮大權而讓過於民。吾國民智遂永不足矣。夫諸君無恥，可以改選之；選法不善，可以變更之；國會權力太大，政府權力大小，可以調劑之；憲法繁瑣，可以刪改之；議員額太多，可以減少之。雖法令者治之具，而非致治清濁之源。有良法而亂者，或亦有之；而法雖不善，則猶愈於無法。故我敢曰。人治法治或互有短長。而謂民智未足，不能施行憲政，是似是而非之說也。

客問：是國施行憲政屢次失敗，何以故？

答曰：辛亥革命，改建共和，乃集各共和國憲法條文，擇其不利於袁世凱者而改南京約法。一國探責任內閣之制，而一面不許政府有解散國會之權。議員事可東轉政府，而政府無法裁制議員，卒至國會解散，袁氏另訂新約法。袁死後，國會重開，政府與國會因對德宣戰問題爭持，卒至南北分裂。十一年國會又集於北平，其後竟至暗選，肅恥掃地以盡。民國憲政，至是

亦壽終正寢。十七年北伐告成，黨治代憲政而興，至今十餘年。二十五年始頒布憲法草案，今秋乃有意政期成之議。是故三十年來，吾國所謂憲政者，非真憲政也。街議員知責任，識廉恥，雖政府萬惡專理。何能爲患。苟政府奉公法，廢私術，雖議員甘作豬仔，亦難爲害。政府國會彼此合法以行其私，此憲政之所以屢敗也。管子有言「要法而好行私，謂之亂」。

客又問：實爲憲政。政府究應如何？議員究應如何？

答曰：既行憲政，則政府不可不守法。辛亥約法，起草者固以防袁，袁亦明知而敷衍。彼此各私，信於何有！故約法之不能致國家於治，有由來也。英國以最善憲政著，然讀其過去歷史，自大憲章以至人權請願，幾經波折，始稍就緒，無私之約條。守法之難尙如此，奚况南京約法。若謂英國憲政謂其能行，與其謂爲出於立法之力，毋寧謂爲英人守法之功。例如國會不信任內閣。內閣應即辭職。如不辭職，則應解散國會，另行新選，苟新國會再不信任，內閣再無解散權，如仍戀棧，則國會可以不通過Muting Act。陷內閣財政於絕境。內閣制度，十八世紀以來，上下共守。其始也發生於自然，其繼也成爲習慣。假使有人焉，不顧習慣，故敢違憲，則恐憲政亦成具文。反抗之法，無非大亂，無非革命。查理士一世占士二世，足爲明證。管子曰「不爲君數變其令，令尊於君」。又曰「明君置法以自治，立儀以自正」及「禁勝於身，則令行於民」。故政府守法，爲施行憲政之重要條件。

議員搗亂，非我所專。憲政最善之英國，亦曾有之。故克林威爾解散長期國會，英人歌功頌德，不以爲罪。按我國鄉選里舉，其來甚古。漢文帝詔舉官，以賢良方正直言極諫者爲格。民初選舉，選人被選人資格，似太寬泛。故濫用選權，多所聞見。議員既花本錢而來，則必求權利而去，理固然也。於是出席索費，請事索費，贊成索費，反對索費。庶人請託，視爲尋常。以與我昔之以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爲限制者，不同遠矣。日前參政會決議憲政案時，當局仍以國會惡風爲慮，是故不行憲政則已，苟行憲政，英之長

期國會，我之舊國會。可爲前鑑。必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英語Gentleman）方可以言法治，不然，國家仍亂而已。故議員知恥，又爲施行憲政之重要條件。

客又問：憲政實施，憲法應如何規定。

答曰：憲法不是收飾。憲法之能行不能行。一以全國國民俗爲准。商君有言，不觀時俗，不察國本，則其法立而民亂。

英國憲政。舉世皆知其善也，而吾人試讀英國憲法，則僅備數大典章。每典章條文則復聯聯幾條。而自有歷史以來，則每章每條，無不能守。例如非經國會同意，不納租稅，不論如何阻礙。至Ship money案，今無敢違之者。又人權保障諸條，雖亦經種種阻礙，至Habeas Corpus案，頒布後，今無人敢非法逮捕他人者。又行政與立法衝突時，無人敢違背憲政習慣者。故英制不重條文只要能守之精神，我不可不學也。自南京約法以至各法各草案於今三十年，起草者字斟句酌，雖或盡善盡美，而試問經頒布各法，其能守者幾條。又英國憲法，但問事實，不問理論，吾人亦應效法。例如三權分立。是法儒孟德斯鳩批評英制之言。故英之司法獨立，英憲章只見於Act of Settlement之規定。草草一條。而英國法官之公平，英國法院之尊嚴，世所僅見。我自南京約法以至各法，皆言司法獨立。試問民國以來，我之司法狀況何如。恐法律規定爲一事，司法獨立與否又爲一事。又英憲法精神，有需然後有法律。例如言論自由及集會自由，一以歸之於普通法，而其自由則絕非他國所能及。故英制不求名而求實，與我之但求應有盡有之精神，又大異矣。

有以卜三者，故英人常自誇謂：英人立一法必有一救濟。Ibi Jus ubi remedium。誠哉是言。故我之憲法起草，應（一）宜簡不宜繁，（二）重事實不重理論，（三）不必應有盡有。但求能守。斯可矣。

## 國際現局與我國抗戰

燕樹棠

本年八月二、三日，俄國同德國締結了附有秘密條款的互不侵犯條約。這是這幾個月以來國際社會裏邊一件大事。這件事的重要性，不在那些頭腦簡單的思想家與主義者驚異兩個多年水火的國家能夠親善，而是在俄德兩個強國攜手之後在國際上所發生的局勢之變更。

第一，俄德的攜手破壞了國際和平陣線。自從義大利吞併阿比西尼亞以後，「抵抗侵略」與「制裁侵略」，就成爲國際上的大問題。隨後，德義干涉西班牙的內政，日本對我國實行侵略，德國併奧，滅捷，義大利滅阿爾巴尼亞，國際上對於侵略之恐懼與不安，更是日甚一日。現在世界上有五十多個，其中只有英、法、美、俄、德、義、日，七國是強國，也只他們七個國家有左右國際局勢之力量。於是國際上，就把德義日三國認爲是「侵略國家」，英、法、俄，三國領導反對侵略，德義兩國組織「軸心國家」以對抗英法；德義日三國組織「反共集團」以對抗俄國。這三個侵略國漸次形成「侵略陣線」之組織，而領導反對侵略的國家——英法俄又加上了美國——這四國就在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及有形或無形之間，也就形成了「和平陣線」的組織。因此這兩個大陣線，就成了對壘的形勢，造成均勢的局面。自從國際的集體安全制度喪失效用之後，這種均勢的造成本可以暫時避免世界大戰的爆發，借以維持一時之和平。

英法俄美四國標榜的和平陣線，雖無正式的組織，實有切實的諒解，其用意就是在鎮壓德義，使他們不敢發動世界大戰，世界和平才能維持。在這和平陣線之中，主張壓迫德國的，以俄國爲最有力，在侵略陣線之中以德國爲最強悍。在這兩個陣線之中，俄德兩國的敵對，期間最久，程度最深，他們竟能親善的攜手，破壞和平陣線，發動世界大戰！侵略陣線之自亂本是一件好事，和平陣線之中出了漢奸，有了倒戈，實在是國際社會的很大的損

失！

第二，俄德兩國無顧忌的推行他們帝政時代的帝國主義。歐美的歷史家常說：十九世紀是民族主義時代，廿世紀是帝國主義時代。他們意思是說：十九世紀是歐美各民族爭取自主，自謀統一，抵抗外族的統治，自成民族國家的時代；廿世紀是已成民族國家之民族爲謀自身之發展而在政治上，經濟上，軍事上，直接或間接統治其他弱小民族之時代。現在世界上這七個強國，無一不統治其他民族，即無一非帝國主義，方法不同，目的則一。德國的帝國主義：自從比斯麥鐵相的鐵血主義在一八七一年戰敗了法國，引動了維廉皇帝大帝國主義的野心——要想東征俄，西克法，踏平巴爾幹，伸足小亞西亞，踢翻大英帝國。結果是一九一四年的歐洲大戰。德國，從前是德意志帝國，現在是德意志共和國。希特拉元首與維廉皇帝，他們對外的思想與國策，並沒有大區別。希特拉也是要東進，西進，南下，那一套的主義，已經是作到了併奧滅捷，征服了波蘭，現正對英法打仗。至於俄國呢！這幾年我們中國人受了宣傳的蒙蔽，差不多的只知道蘇聯，不甚知道蘇俄了，更不知道帝俄了，尤其不知道蘇聯的帝國主義了！俄國在一九一七年革命以前，經沙皇們一百多年的經營，首先樹立了斯拉夫民族的民族國家，隨後吞併了四圍的不少的弱小民族，因此成立了地跨兩洲，邊臨兩洋三海的大帝國。一九一七年的革命推翻帝制，成立共產主義的政府，這只是俄國內部政體的變更，他們對於國內的弱小民族的統治，並沒有放棄，對外的發展，與從前同樣的努力。俄國共產主義的政府得到政權以後，對於國內的非斯拉夫民族，運用「欲擒先縱」的手段，大費苦心。當時發生革命，帝政崩潰，全俄境內的各民族紛紛獨立。共產主義的布爾希維克黨及社會主義的孟恩希維克黨所合組的臨時政府還拒絕各民族之自決，只允許他們地方自治。後布爾希維克黨

獨掌國政，見大勢不佳，才正式承認他們的自決權，隨即承認他們那些小共和國，隨即請他們那些小共和國派遺外交代表到莫斯科京城常川駐在，隨即請那些外交代表共商國政，隨即同那些小共和國締結合作的條約，隨即同他們聯合起來組織蘇俄聯邦共和國，頒布新憲法，允許各小共和國加入及退出之自由。可憐那些弱小民族，實際上不敢不加入，也就不能退出了，俄國的共產主義的政府用這種手段，把那些要獨立的小民族，又都一個一個的收攏回來。斯拉夫民族的莫斯科因此又把那些弱小民族重新統治起來了！這不是帝國主義嗎？現在俄國的共產主義的政府又派大軍壓境，威嚇了波羅的海沿岸愛，拉，立，三個小國，分別的同他締結條約，允許俄國在他們的境內駐兵。這種條約名為「互助公約」，其實是那三個小國向俄國稱臣的降書。九一八事變以後，倭寇壓迫我們的政府同他組織中日滿三位一體的集團，訂立防共協定，也都是這種的名異實同的把戲。尤其是俄國同德國瓜分波蘭，表演歐洲國際上極端的馬奇維離式的外交手段，最近又要用公民票決的方法決定波蘭併入俄國之厄運，用盡欺世盜名之大詐。波蘭是二千萬的文明民族。在一百多年以前俄，普，奧三國的帝王三次瓜分波蘭，歐美的歷史家大書特書的加以譴責，說那三位帝王犯了人類的極惡大罪。現在俄國共產主義政府的領袖史太林及德國民族主義政府的元首希特勒，同一百多年以前的封建制下的帝王犯了完全同樣的極惡大罪。俄國如同倭寇在中國樹立偽組織，而在波蘭用公民投票，強姦民意，惡孽！此外，俄國在北壓迫芬蘭與它締結割讓土地及其他喪失主權條款之所謂互助條約。現俄國與芬蘭正在談判之中。美國總統羅斯福氏雖曾致函俄國名義上的元首——中央執委會主席加里寧氏，勸俄國對芬蘭勿為過甚之後，表面上似少和緩，但近日俄國對芬蘭又表示強硬。俄國在南壓迫土耳其承認封鎖黑海，放棄英法合作，以悉其獨佔黑海，及奧德蘭平分巴爾幹之要求。凡此種種都證明現在俄國共產主義的政府正在一步一步的推行着壓迫弱小民族，并佔據他們的領土，以及統治他們的政治和經濟生活的俄羅斯帝國主義。這共產主義的帝國主義與帝政時代的

帝國主義，實無二致，不過顏色不同而已。俄德兩種帝國主義這樣的攜手，波羅的海沿岸，東歐，東南歐，那些弱小民族可說從此入了厄運，英法與德俄對峙的衝突也就從此增加了！

第三，俄德兩國的攜手加重了英法美三國的負擔，給與了義日兩國投機的機會。這次世界大戰，本來是英法俄三國預備對抗德義日一國。現在俄德勾結起來，德國沒有了東顧之憂，可以專力攻擊英法。俄國本來是東怕「狼」，西怕「虎」，要約會英法在歐洲圍攻德國，在亞洲台打日本，義大利那樣的「狗」原不足畏。忽然間，俄國用了一個「縱虎歸山計」，把狼也嚇住了，狗也不往前進了。目前的結果，俄國得意，英法自然要吃些苦。但虎雖猛，終久是要被人打死，狼和狗終久是要被人利用，將來誰被狼狗咬傷，還得走着看。英法雖失掉了俄國的合作，但他們獨當德國，綽有餘裕；我們要知道：英國除法國同他唇齒相依而外，他的背後還有加拿大，南非聯邦，新西蘭，澳洲，四個自治領，及印度半自治的殖民地。這五個地方實在等於五個國家。那末，英國的當局常說：長期作戰，要達到最後的勝利，實在是有所恃而云然！英法早已在地中海用了大功夫，又在波羅的海暗佈了防線。在地中海的東部，土耳其非同小可。上次歐洲大戰，土耳其被德國拉去，英國在軍事上吃虧不少，英國政論家把那件事認為是英國外交的大失敗。這次英法把土耳其拉住了，去月十八日英、法、土、三國正式成立了互助公約，是英法對付德南略的一個大關鍵，防阻德德侵入巴爾幹，防阻俄國佔據黑海，防阻俄國威脅小亞細亞，防阻了義大利威脅地中海的安全。土耳其雖得到軍事，政治，財政各方面不少的優越條件，而英法為對抗德俄及防範義大利，從土耳其所得到的援助，更有重大的價值。在波羅的海方面，英國向與瑞典，挪威，丹麥，三國保持友好關係。這三國和芬蘭四個斯堪地那維亞國家現在都是中立國，都是英國對俄國的緩衝地帶。適才閉幕的北歐四國會談在表面上宣稱嚴守中立，斡旋和平，而骨子裏實在是商議合作自衛預防德俄，至為昭然。歐洲變成這樣的局勢可以說是英法對德俄的大包圍，業已完成了

義大利在歐洲歷史上是向來一個投機的國家，向來是要跟着英法走，乘機獲取些便宜。八十多年以前，英法聯合對俄的克里米亞戰爭，當時義大利內部統一甫成，隨着英法搖旗吶喊，戰勝俄國。上次歐洲大戰，義大利背棄德奧同盟，投入英法方面，戰勝德國。這次歐戰，義大利先吃了德國一棒，但他究竟是幫德或幫英法？起首仍不肯明白的表示；戰爭自九月一日爆發，已經打了兩個多月，到這十幾天來，義大利的態度才鮮明些了。他一方面知道他在地中海已經被英法的海軍包圍，他再一方面感覺到俄德聯合的勢力要向巴爾幹進攻，對他有了威脅。他大概算計清楚了：他聯德已無利可圖，抗英法即刻就吃眼前虧。去月底義大利國王向法國駐義大使聲明：他在位的期間之內，義決不對法作戰；數日前義駐英大使公開演說，說明義大利要反共到底。現在義大利的態度很顯明了：對俄德可以打仗；對英法可以聯盟。隨俄德，守處多；隨英法，好處多；義大利這樣算計清楚了，態度隨着鮮明了。

日本這幾年，在國際上作了混蛋，現在又要想着投機，但是實際上他沒有便宜可找！現在世界上就有這幾個強國，那一國先開戰，那一國一定吃虧，因為先動者先受制於他國，因此就先喪失活動之自由。日本在遠東作了混蛋，德國在歐洲作了混蛋，都是驕兵悍將，利令智昏，使着他們輕舉妄動。日本在我國七七事變以前，懷抱着不可一世的野心；以為滅亡中國，佔據西比利亞，驅逐英法，然後一舉而掃盪美國在太平洋的勢力，即可稱雄東亞！但是「事與願違」。我們抗戰力量，愈戰愈強，日本的野心已經變為夢想；俄德攜手，日本也像義大利吃了德國一棒，更覺泄氣！這兩年日本因軍事和外交兩重的大失敗，現在日本已經不像從前那樣的驕橫了，但他在外交上却想利用歐洲戰爭，混水捉魚，乘機找便宜，所以他的外交政策復顯然的和緩俄國，聯美，壓迫英法。

日本想和緩俄國，必定收效甚微。日本在歷史上對於俄國是恐懼，因恐

懼而懷戒心，而有警備，而難以打擊。這是日本對俄的心理狀態。再如上層想上的衝突，以及實際的滿蒙邊境上兩國現有的磨擦。這些情形使日本雖欲對俄和緩而有不能和緩之勢。俄國方面因內部黨派的紛爭和較低的文化水準，別國對他的兵力的估計，并不甚高，他的領袖當然也有自知之明。所以他對日本在這廿年來只有消極防範，并無採積極攻勢之意。什麼張鼓峯的兩國衝突，什麼諾蒙坎的兩國大戰，都是彼此試探，雙方均無擴大之意向。由此可見日俄兩國近年的關係是巫鬼兩怕，彼此戒備而已。過去如此，現在仍然如此。所以日俄國交的和緩之程度亦只能限於武裝衝突的停止，一定作不到軍備的撤除，更達不到彼此的合作。況且日俄若合作，於日有利，於俄無益而有損，所以日俄現在決不能像俄德那樣的攜手。日本對俄，若是效鑿德國，其所收穫，一定是微末而不足道。

日本獻媚美國，其用意之要點，在離間英美，以使用其所謂各各擊破之策略。這種策略已是徒勞。在歐洲戰事爆發以前，遠東的國際政治是英法俄在正面對付日本，美國立於協助的地位。歐洲爆發以後，美國一天一天的走上前來，要在正面對付日本，英法俄退處在次要的地位了。美國的外交政策，向來對歐洲是消極的，對遠東是積極的。上次歐洲大戰之後，歐美的政論家就預言第二次世界大戰一定發生在太平洋。美日兩國在太平洋的海軍競爭就是兩國開戰的主因，華府會議商定了美日間海軍的比例，及限制在太平洋的設防地帶，太平洋才得暫告太平。華府會議海軍條約失效以後，日美海軍又恢復了競爭的自由，兩國間戰爭的暗雲又隨風而起。七七事變以後，遠東風雲日緊，美國艦隊集中太平洋，重整夏威夷，增防菲律賓，以及聯絡新嘉坡。去月底美國駐日大使格魯氏述職返任之後，不用委婉的外交辭令而在公開演講席上坦白的譴責日本在中國之暴行，率直的否認日本在遠東「樹立新秩序」。美國對日本所採的軍事的布置及外交的表示，逼迫的一天比一天緊。這差不多的等於是美國代替英法在遠東填防。現在美國要在遠東出任領袖，是有歷史的背境，并非偶然。在這種情勢之下，日本雖欲獻媚而不可得。



最近日本前外相名外交家芳澤氏謂「日美關係目下極爲嚴重」，日本之焦慮由此可見一斑。

日本壓迫英法，目的在謀條件，但亦不能生效。英國現在對日本不能讓步，原因不在帝國政府之本身，而在澳洲及加拿大兩個自治領。英國以防俄自從一九〇二年，同日本締結了軍事同盟，到現在經過了三十七年，英國

帝國政府始終不肯完全放棄日本，始終對日持妥協的意態；在上次歐洲後的巴黎和平會議是如此，在華府會議是如此，關於九一八事變也是如此，一直到現在。但是英國因爲對美的關係，不肯冒犯美國而與日妥協，并且因爲對帝國內部加拿大和澳洲，不敢與日妥協。英國政府在華府會議，受了美國和加拿大的壓迫，不能不放棄英日同盟。近年來，澳洲對日本懷抱很大的恐懼與戒心，這種情形也使英國政府不敢妥協。加拿大和澳洲雖是大英帝國的一部份，但在對日的國防上，以及彼此的經濟上，與美國的關係特別密切。所以加拿大和澳洲對日本的態度，反倒與美國一致，而與其自己的帝國政府有些不同了。況且，九一八事變，英國對日本太妥協了。當時未與美國表示同樣的強調，以致後來有噬臍之悔。加以日本年來擴張過甚，要想把英國在遠東的勢力掃除淨盡，已使英國很難忍受。凡此種種都是使英國對日的態度不致，也不肯再讓步了。近來美國對日的態度轉趨強硬，英國雖有歐洲方面戰事的牽扯，在遠東方面對日自然不會讓步。法國是以英國之馬首是瞻，在歐洲如此，在遠東亦然。英法在香港，新加坡，安南，各海陸根據地，聯合抗日，亦有相當的力量，再加美國的合作，對付日本，是確有把握。在這種局勢之下，日本想乘勢投機，壓迫英法，講讓條件，決不能成功！

第四；俄德親善以後，國際局勢的變化，於我。對日抗戰，并無不利之處。我們要注意：凡是中華民國的國民談中華民國的對外關係，決定對外的態度的時候，我們是知道中華民國是在各種帝國主義之開自來民族的生存與自由，我們是中華民國的國民，我們要以興復中華民族自任，不要以當外國奴才自居。我們中國現在正在對日抗戰，日本帝國主義是我們唯一的敵人，

其餘的國家，無論是帝國主義或不是帝國主義，我們一律認爲是友邦。幫助我們的固然是友邦，不幫助我們的也是友邦。就是對於友邦，我們也必須認識清楚，我們才不致於像日本軍人在希特勒背後逐臭，作了國際社會中的混蛋。我們必須具備這種態度，才可以談國際問題，才可以得到對外的適當態度。

我們中華民族對倭寇抗戰，是爭取民族的自由和國家的獨立。不欲國滅種亡。打仗是自己去打，不能希望別國來代打，所以我們要「自力更生」。但是現在的人類是國際社會，當然要尋求與國，獲取外援，才可以加速我們勝利之實現。友邦對我們幫助之大小，道德心和同情心自然都有關係，但主要的原因還是靠他與我們的利害共同的程度及其力量的大小。倭寇對我們發動戰爭，他們的野心與目的是所謂「樹立東亞新秩序」，他所謂「東亞新秩序」是要想組織所謂「中日滿集團」，「三位一體」，他的意思是把我們中華民國如同滿洲國那樣的成爲他的傀儡，受他的統治，他可以在亞洲稱霸，在世界上爭雄。適當其衝的是我們中國，直接爲他的障礙的是英俄兩國，所以日本和吞併中國，一定要同時掃除英俄在遠東的勢力，因此中英俄三國即刻對日就處於利害共同地位。自從七七事變，我們對日抗戰以來，英俄對我們的援助爲最多。主因在此，其餘的情形都是末節。英國對日既不能再讓步，雖受歐洲戰事的牽扯，他一定繼續援助我們。關於這一點英國當局業已聲明投華政策并不變更。俄國方面既不易同日本妥協，更不易同日本攜手，他一定還要繼續援助中國。英國援助中國，由我們的力，消耗日本的國力，日本對英的威脅自然減少，這對於英最有利益的事。俄國援助中國，其理由同。俄國與德攜手，其意是在一面消耗英德的國力，減少對自己的威脅，一面瓜分波蘭，獲取不勞而得的利益。假若俄國與日本攜手，結果是增強日本的力量，而却不能得到瓜分中國的好處。有，憂慮日俄攜手，那真是杞人憂天！美國最近對日強硬，主因在太平洋問題，不在中國問題，但美國對日進行壓迫或打擊，總於我國抗日有利。再加以，日本自喪失德義聲望，在國際上完全處於孤立的地位。日本自身的內憂外患相迫而至，我們中國抗戰最後勝利，將要提前實現！

(十一月七日。)

## 論公務員服務法

靳文翰

國民政府本月廿三日頒布公務員服務法，代替了舊有的公務員服務規程。關於公務員的義務與責任，本是行政法上重要問題之一，而現行公務員服務法，對這問題的規定，便頗足我們的參考。

嚴格言之，現行的公務員服務法，與原有的公務員服務規程相比，除前者條文較多，與其規定較詳外，二者間并無多少不同。形式上姑不具論，精神上二者雖同被目為實質的法律，但却同具有極少的法治精神，這也就是最值得注意的是。

何以公務員服務法缺少法治的精神？如果法律的內容可以解釋作具有義務的性質的話，則在行政意義上的法治，便可以解釋作：公務員活動的範圍，受法律上的限制。這種限制是確定的，是具體的，因其確定，故公務員的活動有了範圍；因其具體，故公務員在其活動範圍內，便有所遵循。

但統觀公務員服務法全體，對於公務員，只有一味地加重其義務的規定，而無實現其責任的方法。即使依照該法第廿二條的規定：「公務員有違反本法者，應按情節輕重，予以懲戒，其觸犯刑法者，并依刑法處罰」。所謂觸犯刑法依刑法處罰，固是贅文；而依情節輕重予以懲戒，歸總說來也不過是依該公務員的上級公務員的主觀自由心證判斷曲直，頂多這只能說是法律原則上的範圍，談不到法律事實上的限制。結果，倘若上級有自由裁量權的公務員是嚴阿正直，這條規定，便無所用。反過來，倘若自由裁量權的上級公務員是不嚴阿正直，則這條規定，縱不致為虎作倀，也會成了具文。

事實上，公務員任用法中，不止僅這一條是這樣的規定，例如：第一條所謂的忠誠努力；第五條所謂的誠實清廉，謹慎勤勉；第七條所謂的力求切實，等等諸語，全是一方面冠冕堂皇，另一方面又同時是本法中最重要的，最基本的規定。最重要，因為這是本法的宗旨所在；最基本，因為這又是決定

公務員義務與責任的標準。但是，細一觀察，這些話的本身却未免都有點模稜可，可東可西，可南可北。何謂忠誠努力？怎麼樣便稱得起誠實清廉，謹慎勤勉？到了什麼程度便算力求切實？談起標準，種種都成了問題。而確定這問題者，不是法律，法律也不會抽象的給它一個規範，結果，最終的權威，還是解釋或執行法律的公務員。以人繩法，而法反不足以繩人；輕言之，這是過於廣泛的自由裁量；重言之，這是法治，不是法治。

換句話說，所謂法治者，法律的規則具體的限制了自由的範圍。所謂法治者，自由決定了法律的內容。在現在這公務員服務法下，法律并不會具體確定了公務員的義務與責任。反之，公務員的自由有時却決定了什麼是法律的規定。這種辦法是否可取，便極有商酌的餘地。竊以本法的目的絕不是注重制裁，或宣示公務員服務的原則。依條文觀察，其目的不外是講求行政效率的增進。但是，不講法治而講行政效率，則所謂行政效率應作何解釋？而法治與行政效率的關連，在此點便大大生了問題。

固然，講理治同時也講行政效率，這種辦法在目下也許是一條唯一走得通的路。不過，在理治之下，道德的因素重於法律的因素；在行政效率之下，法律的因素重於道德的因素，兩者合講，法律與道德便混而不分。而法律的効力便無從發揮，不是法律名存實亡，便是法律成了具文。中國不是沒有法律，但是在行政法學上，中國缺少法治內容的法律。有法等於無法，此公務員服務法怕就犯了這個毛病。

我以發現下各機關既有各機關自己的辦事細則和服務規程，關於公務員服務法的規定，便不應再過分籠統與寬泛。太籠統則只向空言，與其下面的辦事細則和服務規程不發生關係。太寬泛則到處不着邊際，反要予上級的公務員以操縱事實，顛倒黑白的機會。最好的辦法是：公務員的責任與義務

，大體上應有兩方面的規定，在一方面，公服員服務法雖然不妨僅爲原則的規定。但這些原則應當是相當的具體與確定，使公務員的義務有一定的範圍，與可以循途的途徑；使公務員的責任也能完全實現。我們應當努力使公務員服務法作爲法治的工具，而不是理治的藉口。其二，在各機關辦事細則及服務規程上面，應當對各種具體的事實，多多加以詳細的規定，如此，公務員的義務才能具體實現，不容苟且；公務員的責任才能負擔，不容推諉。

法律是活的東西，要適應社會的情形。適應社會情形，有兩種意義：第一，法律的規範，應與現存的社會秩序相融治；第二，法律的內容，應代表

## 他賣了他的松樹

祖文

在這村子裏，正像我的家鄉的情形一樣，大廟的功用真是不可輕視的。既非廟，自然是留做善男信女焚香禱告，叩頭敬神的地方；可是自從民國開辦了學堂，廟又移做教育村中子弟的場所；而且，因爲鄉村也要謀自治，廟又增加了牠的重要性，牠成爲全村的政治中心，不但讀書，結帳，在那裏舉行，就是聚餐吃酒，下象棋，打麻將（自然只限於保長和其他辦事兒的老爺們）……大家也都公認大廟是最妥當，最合宜的地點了。現在，小學停了課，倒並非爲了歇暑假，却是因爲村裏要「做會」，「唸經是爲了人，唸經是爲了神，在村人的心目中，人和神一比，當然是人比神低下得多。於是，往常小學生的高聲朗誦，「我們！——要破除！——迷信！」——這些有如盛夏的蒼蠅，嗡嗡亂飛的鬧聲，便教響亮的鑼鼓聲和「彌勒磨勒」的唸經聲所代替了。

正殿上貼着紅綠綠的長短條條，還懸垂着許多布幡，再加上高高地懸掛在樑柱上的金字匾，看去很有點輝煌的氣概！神像尊嚴地佇立着，香爐裏的灰燼慢慢地飛昇，慢慢地分散，整個大殿的空氣，都顯得神祕，渺茫……法器叮噠響了；接着，鑼聲剛停道士就一面敲着木魚，一面拉長聲音，開始

社會的理想。就第一點來說，公務員服務法可以說是寬厚有餘——寬厚到了因人而異的程度；就第二點來說，公務員服務法便與厲行法治的理想，事實上便不能不有所差異。

此不過僅就法律本身立論而已。在實行上，公務員的義務與責任還是員吏制度自身的問題。我以爲目下專講公務員的義務與責任，或專注重行政效率，或着意於法律的規定，反不若整個的在員吏制度本身上面改進，似乎更基本，更有益處。

唸經。老太婆跪在蒲團上，深深地拜，深深地拜……這真是頭虔誠的朝拜啊！——本村裏的人（特別是婦女，老年的婦女），固然不必說；就連離此十多里路的小村子裏的婦女們，也要換好簇新的衣裳，毫吝惜她們的無力的小脚，一步一步地，走到這個大廟裏來，——許了願，得還願，可是？來了，並不當天回去，她們都帶了鋪蓋，有錢的老太太更帶了繡花的白布帳子，在廟裏的廂房裏歇宿；一住就是六七天，每天到佛爺面前，燒香，叩頭；跪着的時候相當長，茫然地聽着道士唸經。飯由廟裏供給，雖然是素食，菜却很好吃：一碗豆腐，一碗麵，一碗……都用木盤端來；一開就是五六桌。——當然要花錢哪！

昨夜那場雨已經收歇了，太陽抬起頭來。做會的老太太們更顯得愉快了；安詳地坐在飯桌旁，彼此低聲談論着……

廟裏的另一間房裏，有的人倒在床上鼾睡；有的人在聚精會神地打着麻將，這場麻將，還是從昨晚六點鐘開始的，幹了個通宵，又一直到今天八點，戰士們的臉上，雖然已經顯出疲憊的樣子，但依然繼續着，不時張個呵，或伸一個懶腰。照他們這樣打法，是很難終局的。一個人坐了兩圈或八圈，

來等了，或早輪乾了（輪乾了的時候多），拍拍屁股走了；他的位置，立刻由另外一個人填補上；像這樣，輪流着輪，輪流着贏。八圈，十六圈，三十二圈，……整天，整夜，甚至整年，時光溜走。——其實，這時光也並非全都消耗在賭錢上；人們也睡覺，睡得很香甜，也吃茶，喝酒；也吸鴉片，菸，菸，菸，菸，菸，菸，……

一個小伙子兵地一下，把牌推倒，大聲嚷道：「兩翻——紅中一翻，本門風一翻——」他得意地捲捲袖子，兩眼一翻一翻地向其餘三個人掃視了一下。

數錢聲，洗牌聲，同時並作。

我踏進了房門。

「你家起得早哪。」

我向四位戰士點點頭，走到靠牆的那張床前，撩起褥子。

「尹保長！」

尹保長推開被；原來他昨夜睡覺沒脫衣服，這檢，今日早晨就可以省去一層穿衣服的麻煩了。他坐起來，用手背揉着疲乏的眼皮。

「尹保長夜裏可會打牌？」

「沒得——他略一口痰在地上，用兩個手指提著鞋根。」「我不會打牌，——哦，也不喜歡打！……不過，夜裏睡的也晚得很；下了幾盤棋，——下幾盤，輸幾盤！……老了。眼睛也花了；照不上去了。」

「今早出了太陽。」我說。

「是啊，好天氣。」他回答，疊起棉被。

「今日可要陪我到山上去麼？」

「科呢，科呢。——等一下，等一小下。」

他擦着洋火，嘴了燈芯一下，燈罩裏顯出豆一般大的黃色的光；他斜着身子躺下來，手裏握著烟槍。……

我和尹保長認識了不久。半月前，爲了買木料，我們才由生客變爲熟人。

在離村不遠的一座山坡上，有他一片松林；松木的長度，正合我的需要，我就和他立好合同，打算先砍一百棵，每棵洋二元四角，先交了一百元的定錢，剩下的那一百四十元，等到把那沙松統統砍倒，馬上把錢交清。合同已經定好了十來天，到今天才能邀他一同上山，由他指明那些樹是他的，我就可以用磁抽畫了號碼，以後，由工人照着號碼砍樹就得了。

尹保長的心腸很好，跟他共事，是不會受騙的。他告訴我，先前他家裏很有幾個錢，都是他父親做買賣賺來的；輪到他，一我從小就特別喜愛大烟，他很坦白地說：「喜歡那邊刻得精緻的玻璃燈，喜歡那又光滑又細滑的竹烟槍，自從十五歲那年上了癮，一直到今日，也沒戒過。事情是做不來了；整日吃飽了就這樣一躺，再不然就到茶館裏吃茶，喝喝酒，……這是我們的拿手本領啊！——」他禁不住笑了。沉默片刻，他用手指搔搔他那稀疎的黑裏夾白的髮，深深地歎了一口氣，接着說：「像這樣混下去，可怎麼辦？——正趕上你家要買樹，我本來不願意賣；實產業是給祖宗丟臉的事啊！還有一樣，將來樹一定要賣的！……沒的辦法！我急等着用銀花慶，不能眼旁人比哪……」

他說的都是實話；因爲在我還沒買妥尹保長的沙松以前，也曾打聽過好幾家；起初他們只是不理，後來好像不耐煩了，要了一個驚人的價錢，使我連想還價都不敢！我只好默默退回來；他們却和沒事似的，照樣幹他們自己的事情。

尹保長把兩眼閉起來，嘴裏啣着一枝捲烟，沉默地思索着；突然，像得了什麼主義，說：「你家很能做，我滿臉都是烟灰，學你家不來了。可最！我有一個兒子，我想求你幫忙，在貴公司裏給他找一個小工做做。他靠吃苦，年輕力壯，以往當過兵，很認識幾個字。……我受的毒太深，沒得希望了；你家幫幫忙，我兒子要找到事情做，我也心裏高興，還可以多活幾年。」

在他青灰的臉上，浮出一層慘苦的表情；他穿著的長袍，肘部已經貼了。

兩塊補釘；而且他手過小，只套住身子，顯得格外矮，格外瘦弱。……我答應了他的請求。

流雲的暗影，從他緊鎖着的眉梢上消失，嘴角上泛出一種欣喜的笑；這光景，如同陰雲過後顯出了晴朗的高空，舒適，愉快！……像所有接近了衰老的人們的心情：當多半輩子的一生之嚴辛，被一種暫時的喜悅驅走，再給他們幾分鐘的閒靜，過去那甜美的回憶會很愉快地湧現出來。尹保長開始漫談，語句裏夾雜着不少過去的事蹟：……

「聽老人講，在先前，這裏的深山裏藏着很多豹子，凶得很！有豹子的地方，沒得旁的走獸，……！鬼子，狐狸……那樣的沒得，都叫牠吃光呢。……獵人整日成羣結隊地在山裏走來走去，……打豹子要用種種網，……深山裏大蛇也多得很！幾十丈長，幾尺粗！這樣的蛇是吃人的啊！……現在，山裏那樣也沒得；人們很太平地躺在屋裏睡覺。……是呢，豹子，大蛇都沒得。……沒得人影子的深山裏也許還有；許地沒得……」

我和胡師夫一齊走出村口。

小溪裏的水波互相追逐，又互相相追逐，不緊也不慢，永遠低吟着那同一的悅耳的調子；水不斷地流，聲，斷地響。……想來必是這麼回事了。

胡師夫是一個很好的木匠，他性子直爽，脾氣急躁。這種性格，是很難爲此地人所瞭解的，他又是工作慣了的人，睡得早，起得早。我們本來規定清早七點上山，誰知等候尹保長一直到八點半，才能勉強動身，我說「勉強」，因爲，雖然我們兩個已經走出村口，尹保長却留在廟裏。他叫我們先走幾步，他隨後就會趕來的。

「懶豬！——簡直是一羣懶豬！」胡師夫很狠地說。

「豬雖然懶，可不會殺人；——人殺豬，不是豬殺人呢。」

「快走！看尹老頭可趕得上！」

「尹老頭趕來啦！」我回過頭來說。

尹保長跳過幾條水溝，又緊跑兩步，居然趕上我們。

他氣喘喘地說：「讓我帶路，可要得！」

我們走到山腳下，並且，兩條腿一彎一挺地，開始上山了。這真是沒力氣的事！抬頭看山，山並不太高；可是一走起來，半天走不了多遠，心怦怦地跳。渾身發熱。我歇歇一下。

「你家可是不慣！」尹保長笑着說：

「我的家鄉沒有山。」我坐在青草上，用手帕擦擦前額，喘着氣。

「平地上跑，趕不上你家；跑山，你家趕不上我……我相信。」

「我們從小就走山道。我們沒得一個人不能爬山。我們這點的兵，要和日本打仗，非贏不可！日本兵爬山爬不來！你看——！他指着四周，「這地都是山！高的，矮的；多險要！飛機、大炮，坦克車，到這點都沒得用！……」

「照你家說，這裏成了『天堂』啦。」我笑着說。

「是呢。」他簡單的笑。他不明白我的意思，我想。

「走吧！」胡師夫在催促了。……

「這點都是我的。先說這一棵吧。」

胡師夫用斧子劈開幾下削去一塊粗糙的蒼老的樹皮；如同削去女郎的衣，露出白淨的肉來。

我一隻手拿着一小圓盒紅磁漆，那一隻手拿筆，便在那塊又光滑又白嫩的細皮上圖了個「0」，紅色號碼。

松林裏很潮濕，挺直的松樹，每隔三四步就是一棵。這棵和那棵當中的空隙，都被一些高的青草和矮的花椒樹所盤據；最討厭的是那些帶刺的野花的樹枝，你走路時，牠們老鬼住你的衣角，林裏是幽靜的，除去偶爾聽到一兩聲悠長的鳥鳴，一切都陷在沉寂裏。

「就這一棵。」

「那棵要不得！——不够尺寸！」胡師夫嚷。

「嘿！——以前，沒得人賣給你家；今日買到手，又說『要不得』！」

……」

「號就號吧！——尹保長是朋友！」我在一邊賣人情。

「本來麼，我實在不願意賣！——捨不得！……我聽到一聲斧頭砍我的樹，叮，叮！……我的心就跳一下！……我年輕時種這些松樹的時候，是預備自家蓋房子用的，……窮了，光了！……飯都快吃不來，還蓋那樣房子……我給祖宗丟臉哪！……」

尹保長說話有些發顫，低了頭，腫了一下淌着的鼻涕。

「肥不得是那一年了，這些松樹已經長得像個樣子！」他繼續着說：「是呢，就在那一年，我的婆娘還活着，……在一個落雨的晚上，雨落的太久了，房上的瓦出了毛病，有的地方滴下水來；我的婆娘說：『明日天晴了，趕快叫人修理一下吧！我床上的新被子，——沒留意，——浸溼了一大塊呢』。當時我說『這房子舊了，明年我們蓋新房子吧！自家山上有松木，不消去買木料！』……到今日，婆娘已經入了土，沒得看到新房子的影子；……木料也賣給你家！……」

他搖搖頭，苦笑一下；再也不言語了。

「不要緊！尹保長是朋友！……」

我們在沉默裏說完了松木。

下山時，看到遠方的模糊的湖光水影，和一片粼粼的稻田。

我們都感到工作後的疲乏，所以更少開口，

我思索着什麼，忽然聽見尹保長喊：「——」

「楊梅！——好多年沒得到山上採楊梅了！……這個還青，酸得很！」

「怎麼；這山裏有楊梅麼？指給我，楊梅的樹在哪裏？」我倒想開眼。

眼。

「這點就是，——不過楊梅已經沒得了；早叫一些個小娃摘淨了。我剛才運運氣，才找到一個青的……」

「你家運氣好，我竟碰着它。」

他沒有回答。過了一會，像想起什麼要緊的事，他湊近我的耳根，低聲說：「我想今晚叫我的孩子見見你家；——見一見好！……你家看看他，一定滿意！他又高壯，不喝酒，又沒得烟癮！——比我好多了。」

「要得，要得。」是我的回答。

一道小瀑布從山頂上湍急地滾下來，流到山脚，水勢平穩了。因為是沙底，水顯得異常澄清。小溪的兩旁是人行的小徑；窄徑旁邊叢生着野薔薇，還有多年的仙人掌；新從大掌上滋生出來的小掌做橢圓形，開着小黃花。

「口渴得很！」尹保長說着，就像一隻蛙似地，用兩個胳膊，撐住全身的重量，伏在溪流的邊上，盡量喝了兩口水。

胡師傅也渴急了，要照樣做。

尹保長連連搖頭，說：「要不得，你家喝了會生病的。——我從小慣了，不要緊！……」

回到廟裏，已是下午三點鐘了。沒吃午飯，肚子餓得直叫；但是，還沒到吃晚飯的時候，村裏的小飯館不賣飯，只好忍耐着。

正殿裏飄着焚過了香的輕烟。道士還在「彌勒磨勒」地吟經；接着就叮噐叮噐地敲一陣鑼鼓。那間當作村公所的屋子裏，乒乒乓乓地打着麻將。

「松樹算是賣給你家了。」尹保長喃喃地說；沉默一下，又說：「等一等下叫我的孩子見見你家。」……

要得，要得！——是我的回答。

## 本期撰者

羅文翰燕磯棠兩先生俱是國立西南聯大教授，在本刊均已發表過文章。新文翰先生數年來致力行政法研究，在此文中頗有獨到之見。羅文先生已在本刊發表過幾篇短篇作品。他是西南聯大外語系學生，河北人，作品長於用北方鄉村作對象，筆墨瀟灑而不用，頗能展現北方風情。

# 報世益

宗言消內銷廣  
旨論息容行告  
純警靈充激效  
正關確實增宏  
有國內外通訊網  
有多種學術副刊

刊復明昆移現——版出津天在原  
號七十六街通圓明昆——址館

今日評論 每星期日出版

編輯兼發行者 今日評論社

昆明青雲街一六九號

印刷者 中央日報社

昆明鳳鳴街一號

總經理 正中書局雜誌推廣所

重慶中一路二八〇號

分售 全國各書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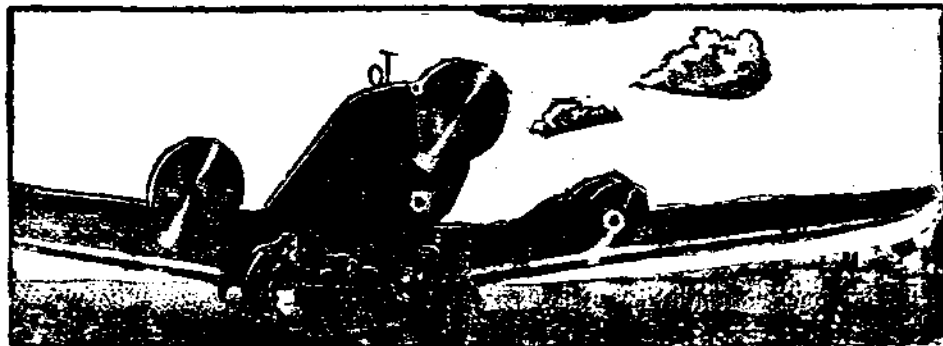
價目零售五分訂閱全年二元半年一元

# 中國銀行

◎竭誠為社會服務◎  
◎努力謀顧客便利◎

本行為國民政府特許之國際匯兌銀行資本四千萬元全國各地有分支行國外紐約倫敦星加坡巴達維亞仰光河內海防大坂等分行其他各國有代理處辦理國內外匯兌各種存款放款及其他一切銀行業務手續簡捷服務週到如蒙光顧毋任歡迎

內政部特許登記證警字第六九〇七號



寄航空信！

迅速 詳盡 省費

空中旅行！

快捷 舒適 安全

重慶 香港 河內 成都 漢中 西安

桂林 蘭州 寧夏 西寧 涼州

均可通航

歐亞航空公司

總公司 尙義街三號